

CANGSANG RENSHENGLU

沧桑人生路

——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自述

● 张宝法 著

12岁丧父，20岁蒙冤入狱，一关就是21年，直到47岁那年平反昭雪，然后用了16年的时间，从一无所有走向销售超亿，他把人生之路演绎得精彩绝伦……

宁波出版社

ISBN 7-80602-503-0



9 787806 025031 >

ISBN 7-80602-503-0/K · 38

定价：25.00 元

沧桑人生路

—— 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自述

● 张宝法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桑人生路：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自述 / 张宝法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3
ISBN 7-80602-503-0

I. 沧… II. 张… III. 张宝法 (1939—) — 自传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1815号

沧桑人生路

—— 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自述

张宝法 著

出版发行：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79号）

责任编辑：吴波

责任校对：华肖竞 葛红军

封面设计：王海明工作室

印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3.75

字数：28.5万

插页：8

印数：0001—3000

版次：200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02-503-0/K·38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留给时代的见证(序)

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保育钧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阶级斗争,使他由“人”变成“鬼”,受尽人间折磨;改革开放,使他由“鬼”变成“人”。创业回报社会、历尽人间沧桑的他,就是宁波通用塑料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宝法。

认识张宝法,属于偶然。

那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夏之交。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同有关部门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讲话精神,交流各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张宝法应邀参加了会议。

张宝法开会时就坐在我的对面,其貌不扬,加之这个时期正进行着每月一次的化疗,使他的头发变得有点稀疏。假如不是全联党组成员、中华工商时报石国雄同志的特别提示,假如不是他那满口宁波话却又不失精彩的发言,我很难

把他与一位手握 6000 万元资产、颇具传奇色彩的优秀私营企业家联系起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富甲一方的老板，他也是。但他的表现却与他的身份格格不入，他们一行 3 人会议住宿只开了一间标准房，让他的儿子兼助理睡了地铺，会议期间有一两次自行安排就餐，他们 3 人挑了一家快餐店，只花了 20 多元。要知道，这可是北京城，说出来，会让人笑话，但他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他已“寒酸”了一辈子，就算是出国考察也是如此。乍一听，给人的感觉是“吝啬”。

其实不然。

就以员工为例。比如工资，早在 1999 年，他发给员工的年人均工资就已超过了 2 万元，一线工人最高月工资可以达到 4500 元，即使在经济较发达的宁波，这份收入也是走在宁波企业员工前列的。他为员工盖职工楼、买员工套房，这几年已不下 400 万元；他要每年出资数十万元，让所有的员工出门旅游，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吃住的标准必须是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饭店；他逢年过节搞喜庆都会在宁波最大的饭店备下三四十桌，端上龙虾甲鱼让员工们尽情品尝。对自己的员工如此，对社会也是满怀爱心，他为造桥铺路、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捐助已超过 300 万元。他的慷慨与他的“吝啬”一样，成为当地人们的一桩美谈。

于是，关注张宝法，便成了必然。

他出生于国难当头的 1939 年，12 岁丧父，20 岁蒙冤入狱，41 岁释放，47 岁被彻底平反，然后开始艰辛的创业历程，从一无所有到 16 年后的 6000 万元资产，他的人生，毋需任何的修饰，便是一出动人肺腑的完美剧本。身陷囹圄时的苦，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冤，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悲，与

初恋爱人阴阳相隔的痛，对整整盼了他 20 多年却未能看到他彻底平反的母亲的愧疚，他的遭遇决非常人所能承受和想像，但他却坚毅地挺了过来，而且以 40 多年的苦难为财富，以他的“通用”为平台，实现了生命的辉煌，他的价值所在，已远非一个企业家的个人价值所能涵盖。

63 岁的张宝法见证的是一个时代。

同他永远铭记在心中的 1958 年那样（这一年他被囚进监狱），他的人生也与两个年代息息相关，1979 年，他走出牢狱，1985 年，他被彻底平反。前者使他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后者则是给了他政治上的自由，并进而在到来的改革开放潮流中，迎来了创业和竞争的自由。熟知了他的人生轨迹，我特别能理解他对中国共产党那份拥护和热爱的挚诚，没有党的拨乱反正，没有党的实事求是，没有党的改革开放等一系列英明决策，就不会有他和“通用”的今天，所以他倾心支持“通用”的党建工作，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真抓实干，不是图于形式而是注重实效，而且，我相信，他对社会对员工的拳拳爱心，既是出于对自身人生的一种彻悟，也是源于对党对人民群众的真诚回报。

作为一个时代的亲历者，张宝法以他不屈不挠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生命的最底层走向了人生的巅峰，在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不断涌现的当今中国，张宝法不是一个特别富有的人，他的“通用”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中型企业，但假如我们仅以资产论英雄，那么对张宝法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中小民营企业家的认识，将是片面的、肤浅的，钱不是衡量一个优秀企业家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我们所看重的是，他的钱是从哪里来又将用到哪里去？张宝法经常挂在口

边的几个观点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优秀私营企业家的认识,他认为“没有党就没有他的通用”,“没有职工十个手指创造的财富就没有他的通用”,“钱具有的只是中性,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决非钱的真正价值”,因而他为自己制定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好企业家,更要做一个好人”。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私营企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张宝法也受惠于其中。翻开由其自著的《沧桑人生路》,不仅能让我们品尝到张宝法 60 多年悲喜人生的酸甜苦辣,更有助于我们真切认识祖国 50 多年的沧桑巨变,认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私营经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本书不是其人生之路的自我标榜,而是“窥一斑而知其貌”的历史回忆。这才是本书的真正意义所在。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作为张宝法的一位朋友,作为一名长期置身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工作人员,我为张宝法及以他为代表的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更为中国私营经济的美好前程欢欣鼓舞。

以阅读《沧桑人生路》的方式走近张宝法,我们将清晰地看到一个时代的脚印。

是为序。

目 录

留给时代的见证(序)	1
第一章 天降大祸	1
一道逮捕令	1
出生在国难当头	12
喜庆时突闻噩耗	15
同情伴我长大	21
唯成分论把我投入监狱	25
第二章 同情眼泪同在	29
囚进 26 号笼子	29
劳教无期限	36
我被任命为大组长	48
借酒浇愁惹大祸	53
与政治犯同处一笼	57
被判三年徒刑	63
第三章 步步升级	69
剃了“犯人”头	69
冤上加冤罪上加罪	80
浙江省第一监狱	87

2 沧桑人生路

	母亲千里探监·····	92
	母亲点燃我求生的希望·····	97
	想上北京告状·····	102
第四章	特殊人才·····	111
	母爱如海·····	111
	死神与我擦肩而过·····	119
	被借调到茶厂·····	133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	141
	430 个数据只错了一个小数据·····	146
第五章	迟来的爱情竟成悲剧·····	154
	法律何在·····	154
	飞燕南来望断肠·····	160
	风雨江心岛·····	168
	挡不住的爱情烈火·····	175
	舅舅允婚·····	180
	舍命保飞燕·····	191
	强权割不断两颗心·····	199
	神女归天·····	205
	夜奔乌龟山·····	211
	陈母奔丧·····	219
	诗文悼燕妻·····	223

第六章	一诺重千金	228
	再度成为红人	228
	温州探亲	232
	母子 13 年后重逢	240
	世态炎凉	245
	“他有一双神仙手”	250
第七章	情义重如山	256
	乌龟山盗墓	256
	偷运尸骨回温州	261
	大逆不道再遭批判	270
	仗义执言鸣不平	275
	一条人命的风波	278
	终于等来了释放证	285
第八章	苦难是财富	290
	少小离家老大归	290
	屁股没坐热又离家	294
	拴住我的心替我找老婆	297
	一波三折终结良缘	303
	根在宁波	313
第九章	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319
	拦路告状	319
	母亲逝世带来的冲击波	326

	法官为我彻底平反	335
第十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340
	一群流浪汉	340
	借鸡生蛋	343
	“通用塑机”挂牌	345
	绝路逢春	353
	金牌奖功臣	357
	一笑泯恩仇	367
	对社会要有爱心	371
第十一章	“通用”走上腾飞路	375
	中美合资	375
	我捡起别人丢弃的法宝	379
	一场风波	383
	科技兴厂	396
	故地重游	401
第十二章	新世纪新征程新通用	406
	十五年厂庆	406
	三次晋京	413
	我的价值观	414
	设计未来	421

第一章 天降大祸

一道逮捕令

“砰！”沉重的铁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我仿佛被人猛击了一棍，大脑一片迷糊，一股刺鼻的尿臭和汗酸臭使我在迷糊中极其困难地睁开眼睛，我看到西墙上一缕阳光从一个小孔里漏进来，几张陌生而呆滞的脸向我狞笑，我以为到了地狱，到了老人们常说的阴曹地府，被鬼抓到地狱来了，我的潜意识中第一个反应是妈妈，我不应该死呀，我不能离开妈妈，我要回去。我用双手摸索着发热的墙壁，终于抓到了冰冷的铁门，一种本能的呼喊从心底涌出：“我要回家，我要见妈妈。”

“小阿弟，你不要搞错，这不是学校，这是监狱。”一个沙哑的声音飞进我的耳里。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阿弟，你快过来，睡这儿。”我终于看清了一个光头在我的眼前闪亮。

“我没有死？”我奇怪地问。

“你死不了，这是 26 号笼子，他们不会让你死的。”那个沙哑的声音又响起来。

我不相信地用劲拧自己的大腿，很疼，我张大了眼睛，扫视这臭烘烘的屋子，从西墙的小孔里射进来的阳光正巧落在和尚的光头上，和尚朝我招手，我哭了，他们真的把我关进了大牢。我的记忆恢复了知觉，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黑色日子：1958年8月4日下午我被关进宁波法院巷看守所26号笼子。

我记得清清楚楚，昨天下午3点钟，我向母亲诉说着两个月来的不公正待遇，我预感到灾难正一步一步地向我逼来，我想申诉，但没人听我的，我心中的委屈、愤怒、痛苦，只有向母亲倾诉，我不想隐瞒什么，我本想原原本本地告诉母亲，因为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但当我看到母亲忧郁愁苦的脸时，我又不想说了，我不愿再增添母亲的痛苦，父亲的不幸已给母亲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我不想在母亲的伤口上抹盐，痛上加痛。我想一走了之。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含着眼泪，慈祥地抚摸着我的脸、我的手，拉拉我的衣服，柔声软气地说：“阿宝，你有话就说，不要瞒着妈妈，天塌下来，妈替你顶着。”

我的心软了，单腿跪倒在母亲面前，母亲把我拉起来，母子俩面对面地坐着：

——妈，我是清白的。

——阿宝，妈知道。你立得直，坐得正，不怕影子歪。

——妈，我出身不好，莫须有的罪名会强加到我的头上。

——阿宝，你应该向领导申诉。

——没用，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想……

——说啊，你想什么？

——可能以后厂里会对我采取措施，不让我回家。

——不会的，你没干过坏事。

——妈，为了洗刷我的清白，要么逃走算了。

——傻话，你逃走，别人真的以为你干了坏事。

——我不逃走，他们要抓我，怎么办？

——阿宝，妈养你到介大了，你从未出过远门，逃到什么地方去呀？你被冤枉抓进去了，妈替你去申冤。

——妈，你到哪里去申冤？爸不是被冤枉打死的？

——阿宝，妈已失去了你爸，妈不能没有你，妈相信，冤枉官司总会有出头的一天，即使你被抓去了，妈到监狱里可以见到你，要是你逃走了，妈一生一世也见不到你这个儿子了。

——妈……

母子俩默默无声，相对着流泪。我终于站起来，揩干了眼泪，因上中班时间到了，我恋恋不舍地离家去上班。我心里忐忑不安，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感觉涌上心头，走进厂门到车间，一道道奇异的怀疑目光盯着我，犹如一条条无形的鞭子抽到我身上，我不觉全身震颤，无限痛苦，我想喊，喊无声，我想哭，哭无泪，胸中有一股怒火在燃烧，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干过，你们要相信我，为什么用这样的目光望着我？

我惟一能发泄的对象，就是那台车床，我把机器开得飞快，隆隆的机器声带走了我的愤怒和委屈，我的心开始平静下来，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机器中，铁屑在飞舞，加工好的零件锃光锃亮，冒出点点火花。车间主任走过来，帮我开慢了车速，拍拍我的肩胛，什么也没说，走向另一台机床。

我的思绪又飞向了母亲，一种莫明的思念，心灵的呼喊：“妈妈，让我逃走吧！”

也许是母子心灵相应，心灵相通，第六感官的遥控呼喊，传递到母亲身上特别强烈。

此时的母亲正一步一步地向楼梯走上去，她步履十分沉重，每跨一步，上一个台阶，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喊，阿宝没有罪，阿宝是清白的，阿宝不会干这种坏事，阿宝心地善良，憨厚笃实，阿宝是一个孝顺儿子，他不会走的……

18 格楼梯，好像是 18 座山那么高，这一天母亲上楼梯感到异常吃力，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又一步一步地往下看，什么也没有。母亲好不容易走完了 17 格楼梯，也就是走到了楼梯最后一格，再跨一步就上楼了，就在她抬起左腿，迈向楼板的时候，她的耳边忽然清晰地响起我的声音：“妈，我要走了。”

她猛然转身朝下看，顿时觉得两眼金星飞舞，一阵昏眩，心里在呼喊：“阿宝，你不能走。”她一个跟斗栽下来，从楼顶翻滚到楼底，发出沉闷的响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夺门奔进来。

母亲倒在地上已经昏厥过去，地上一滩血，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扛到藤椅上，掐人中，拍面孔，邻居菊凤姐阵阵呼喊：“阿娥婶娘，你不能死，你要等阿宝回来，我去叫阿宝。”

母亲听到“阿宝”两字，悠悠醒过来，喃喃嗫嚅：“阿宝回来了，阿宝回来了，阿宝在哪里？”

菊凤姐舒了一口气：“我马上去叫阿宝。”

此时此刻我也不舒心，往日我开机床干活，干得又快又好，今天不知怎么搞的，不是车刀刀尖断了，就是机床卡壳，我满脸油污满脸汗水伴随着心酸的眼泪修理机床。门卫陈老伯在车间门口喊：“张宝法，门卫有你的电话。”

我的心格登一跳，电话？谁的电话？谁打来的？我自进厂以来，从未有人打电话找过我。

门卫陈老伯还在喊：“张宝法，快点，接电话去。”

我奔向门卫处接电话，电话听筒里传来菊凤大姐焦急的

喊声：“阿宝，快回来，你妈从楼顶上摔下来了。”

我如五雷击顶，头晕乎乎的，放下电话，奔向车间，找车间主任请假，主任没有说话，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胛。我看到保卫科的人站在离车间主任不远的地方，似看非看，游荡着走向门口。

我发疯似地向家里奔去。工厂在江北槐树路，家在轮船码头万祥巷，不太远，也要跑十几分钟。我满头大汗地跑进门，母亲正躺在藤椅上，我哭叫着喊：“妈，你怎么啦，妈，阿宝回来了。”

听到我的叫声，母亲惊喜地挣扎着想坐起来，用嘶哑的喉咙喊：“阿宝，你不要走。”

我跪在母亲的面前：“妈，我不走，我不是回来了。”

母亲拉住了我的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面额，母子如此相亲相爱，让左邻右舍纷纷泪落，菊凤姐向我叙述了母亲跌下来的经过。我二话不说，背起母亲，用三轮车送母亲去药行街宁波工人医院检查。

也许是母亲命大，从楼顶翻滚到楼底，居然没有伤着筋骨，只受了一点轻伤，跌破了皮肉，只是两颗当门牙断裂，永远不能复原。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当母亲回到万祥巷 18 号时，已是深夜 11 点，经过一天烈日曝晒的朝西居室特别闷热。我推开窗，泼了一些凉水散热，又用扇子为母亲扇凉，点燃艾草驱赶蚊子。母亲不让我为她扇，要我去烧晚饭。

八月的宁波，没风的夜晚，很闷热。母亲睡在床上辗转着未能入睡，只有不懂事的小妹躺在母亲的脚下已呼呼入睡，汗珠在她的小脸上滚落，带着童心的笑靥进入甜蜜的梦乡。